



詩語背後

公共車上看飄絮

●江鄰

京城四月天，盛春暖陽，草長鶯飛，如果事兒不急，不趕時間，坐公共車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或許一趨車坐下來，你會在瑣碎中發現生活真諦，從慢節奏裏品出生命的韻味來。

廣義的公共車是與私家車相對的，包括承擔公共交通職能的各種車輛，大巴、小巴、地鐵、出租車甚至共享單車。狹義的公共車，則專指那種用於市區交通的大型巴士。我2004年去香港之前，北京只有兩條地鐵線，小巴和出租車終究運力有限，公共車一直是市民出行的主要工具。此次回京，四通八達的地鐵網已遍佈全城，坐公共車反而成了難得的體驗。

那天，朋友約在北城小聚，大約有十公里路程。下午正好沒事，我決定步行前往。沒想到這個季節的陽光已經有些力道了，也可能走得快了些，不過20多分鐘，就出了一身微汗。照這樣子走下去，到時肯定汗流浹背，那就太狼狽了。打出租車或坐地鐵，時間又太早。於是，隨意坐上了一輛公共汽車。原本打算坐一段車，再步行一段，時間剛好趕趟。上車後查看這路車的停靠站點，發現可以直達我要去的地方，而車速又比預計的慢了一些。我乾脆安下心來，踏踏實實坐到目的地算了。不曾想，這一坐竟坐出別樣的收穫來。

那是13路公共車，甫一上車就感覺與別的車有些不一樣。哪裏不一樣，是沿途寓意豐富的站名，還是車廂裏從容不迫的氣氛？說不上來。只覺得站點分布很密，上下車的人很多，路程顯得尤其漫長。待回家後查閱有關資料，才發現這路車大有來頭，人稱「傳奇十三路，半部京城史」。

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，北京作為首都的城建規劃被提上議事日程。當時主要有兩種方案：一是蘇聯專家堅持的沿長安街方案，一是梁思成、陳占祥等人呼籲的西郊新區方案。梁陳方案的核心，是將中央政府行政中心放在西郊，同時本着古今兼顧、新舊兩利

的原則，最大程度保護古建築和設施，盡可能把北京古城的特色完整保留下來。

梁陳方案最終沒有被採納，但方案蘊含的郊外覓地另建的精神在後來城市建設中得到部分體現。其一，西郊的三里河一帶迄今仍是中央部委最集中的地區；其二，北郊的和平里是共和國初期新建的最大居民區，現在還有很多當年修建的蘇式建築。而1954年12月27日開通的13路公共車，正是連接這兩大新城區的主動脈。

經過近70年發展，13路公共車的線路和站點略有調整，但基本格局沒變。目前是從「西城三里河」站首發，一路向東，然後在張自忠路與東四北大街交匯處（段祺瑞執政政府舊址）折向北行，再從小營路往東拐至終點「小營公交通場站」。全線如一柄巨大的輻輳搖搖把貫穿京城北半部，共設38個站點，長約19公里。沿途密布月壇、北海、南鑼鼓巷、雍和宮、地安門等老北京特色景點，也不乏北小街豁口、和平里南口、二七劇場路口等共和國新地標，還有中日醫院、對外經貿大學、世紀村等頗具現代感的站名。如今，13路公交通場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規劃的20多條市區公交通場中僅存的碩果，已成為北京城市記憶的獨特載體，見證着這座古都的世紀變遷；並獲評「北京市工人先鋒號線路」，是北京公共交通集團向外地遊客展示首都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。

我從第19站「東四十二條」上車，坐到第34站「小營東路」，路程差不多是整條線路的一半。晃悠悠一個多小時，眼見車一站一站停靠，人一撥一撥上落，我陷入沉思：人生不就是坐一趟公共車嗎，與誰同行，誰上車誰下車，沿途發生些什麼故事，並不總是自己說了算的。每條生命之路都通向共同的結局，而各人會在路上經歷各自的風景。歸根結底，人生的價值不指向宿命般的結局，而體現在豐富而多變的過程中。

常說順勢而為，關鍵是「順勢」。何以成「勢」，客觀環境使然，不以個人意志為轉



●現13路公交通場已成為北京城市記憶的獨特載體，見證這座古都的世紀變遷，並獲評「北京市工人先鋒號線路」。 作者供圖

移。天時地利，形勢勢禁，通常沒有對錯之分。至於大勢之下，個人「為」或「不為」，「為」何，何「為」，素有「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」的古訓。固然不應在渾渾噩噩中過一天算一天，也不能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保持積極健康心態，對周遭世界永遠充滿好奇，卻不無謂折騰。心存善念，而非執念，以一顆赤子之心，坦然面對紛繁人世，在順其自然中有所為有所不為。

車不緊不慢地行進着，置身其間，彷彿寄身人生的搖籃。有一搭沒一搭看着窗外景色變幻，心思越發地柔軟起來。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我們有必要把日子過得那麼匆忙嗎？人生之路，不知不覺就走到了盡頭。路旁無盡的風光，往往還來不及領略。何不靜下心來，讓日子緩慢地逝去，慢慢品味每個人僅有一次的人生。

毅雨過後，氣溫升得很快，物候加速演變着，春生夏長、季節輪替的感覺撲面而來。滿城由桃花、櫻花、玉蘭花、海棠花妝點的姹紫嫣紅，已不着痕跡地讓位於亭亭綠蓋。萬物踏着自已的節律運行着，那麼自然，那麼從容。在這樣的心境下，漫天飛舞的柳花楊絮不再是春的累贅，而是春的元素，不復以往那麼討厭，反而生出些浪漫來。飄飄灑灑，分明是素色的禮花，為一場盛春送行——

草長鶯飛穀雨風
百花零落夜塵中
卻看飄絮當空舞
盛宴辭春爾做東

字裏行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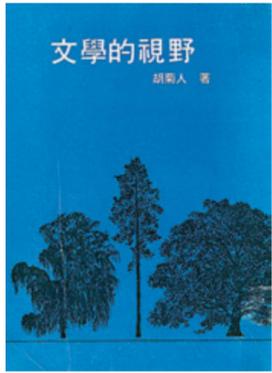
●黃仲鳴

推崇純正中文

1970年代，胡菊人風華正茂，出席文學講座，擔任徵文獎評判。結果，他感到極大的失望，香港青年的中文水準之低，令人浩嘆。

總括而言，有兩大「惡劣不堪」的印象。第一，是錯別字特多。「擯棄」寫成「屏棄」、「猖獗」寫成「猖厥」、「席位」寫成「藉位」、「崗位」寫作「岡位」、「貢獻」作「供獻」、「奉承」作「奉誠」、「有待」作「有代」、「騷擾」作「搔擾」等等，數之不盡。日常的慣用語，如「悉心教導」的「悉」作「析」，「如醉如癡」的「癡」寫成「癩」，真是看到繃繃。這種現象，三四十餘年，仍無改善，我改一些學生作業，往往擲筆興嘆，滴滴眼藥水也。

第二印象，是文句多不通順，不能把要表達的意思，用文字清楚交代，這是寫作最重大的毛病。由於讀書不多，字彙不廣，不懂基本語法，不明句子結構，缺乏邏輯推理能力，沒有思想訓練，都會產生這個毛病。胡菊人舉例：「那些出版家應該裁仰的，年年將版本調動及課本之次序……但課本調動的先或後和平仰無道德的出版商是應該首先注意的。」



●隨筆寫文學，甚為可觀。 作者供圖

這樣的句子簡直不通。他指出，那作者把「抑」寫成「仰」，即使不寫錯，「裁抑」「平抑」用在此處也不是太準確的字眼。如此費勁為年輕人改稿，可見胡菊人對中文低落的悲呼痛心。不僅如此，對中文之西化，他和余光中、思果等同一陣線，大張撻伐。

有一天，他打開一張台報，兩版的大標題和副刊裏，出現了幾個「有關」。他依稀記得「有關豬出個價格」、「有關中美外交關係」、「有關鋼鐵生產資料」等，他見別人對「有關」這樣戀愛上了，以為這兩字一定很重要。誰知將「有關」全部刪去，發現讀來更簡潔、更順當，原來，也不是與要表達的主題這樣「有關」的。「有關」大量使用，乃受西化文法語法之害。不過，在英文中此一意義不下十多個，如：on、about、concerning、relative、relatively、relating、referring、connect with等，中文卻一律以「有關」譯之。嗚呼！「有關」之害，一直害到2021年，仍然不減，泛濫媒體與書刊。

還有一詞，也是常見的，「事實上」，這詞來自英文的「in fact」。而「comparatively speaking」也演變成「比較而言」、「比較上說」，這也成了「通用」、「常見」。此外，「然而」、「但是」、「卻是」、「不過」，也忽然多了起來。英文的but，不出三五句定有許多，中文原來也有的，卻不會觸目如林。胡菊人說，這是推理性語言，必然具備的特色，「這樣如此，但是又如此」，原為說理分析所慣用。今人用得太多濫用大有害於文氣。這些西化句子，胡菊人罵之不絕，這可見於他的一部書：於今而言，這是老書了：《文學的視野》（香港：明窗出版社：1979年），書是談文學的，卻有這兩篇談文字，真令我心喜。筆伐西化和推崇純正中文，是我一生的志願。只嘆未見其功。哀哉！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大鑊；大煲；打鑊；打鑊甘；見一鑊打一鑊；呢鑊傑；整鑊傑嘅你嘆

全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人數分佈(按國家)

大鑊；大煲；打鑊；打鑊甘；見一鑊打一鑊；呢鑊傑；整鑊傑嘅你嘆

我淨係叫你「打鑊」佢，有話叫你「打鑊甘」呢佢，呢次你「大鑊」嘞！

我唔知「打鑊」同「打鑊甘」原來係分別嘅，所以先至有咁重手嘍！

打鑊；打鑊甘

你班嘢仔全部同我聽住，以後邊個敢再話我哋中國人係「東亞病夫」，我就「見一鑊打一鑊」！

見一鑊打一鑊；呢鑊傑

老細，「呢鑊傑」嘍，上月睇營業額跌咗九成嘍！你同我「整鑊傑」！

呢鑊傑

你兩個上次彈阿媽獎個個湯「稀過英若希」上，今次「整鑊傑過你哋嘍！」

鑊傑傑你嘍/整鑊傑過你嘍

《粵語講呢啲》

大鑊；大煲；打鑊；打鑊甘；見一鑊打一鑊；呢鑊傑；整鑊傑嘅你嘆

古時「鑊」這種煮食器具也叫「鑊」，廣東人則專指大圓底的「鑊」做「鑊」。廣東話中有很多用詞是與「鑊」字有關的，如：

大鑊；打鑊；打鑊甘；鑊鑊新鮮鑊鑊甘；呢鑊傑就上述的例子，無一與「鑊」真正扯上關係，當中的「鑊」只是個借音字。

廣東人遇上「大件事」（不尋常事）時會高呼「大鑊」，可從其表面意思應看不出有上述的寓意。據筆者的考究，「鑊/wok6」是由「禍/wo6」音變過來，於是「大鑊」就有「大禍臨頭」的意思。說到廣東人最常用的煮食器具，除了「鑊」還有「煲」，所以也有人把「大鑊」說成「大煲」。由於「大鑊」含不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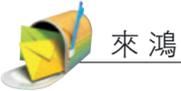
豆棚閒話

●青絲

書房自由

周敦頤詩：「書房兀坐萬機休，日暖風和草色幽。」書房向被視為讀書人的標配，除了求知用功，平時還能藉這一獨立空間創造一種寧靜氛圍和恬淡心境，在不完全現實中享受一點美與和諧。不久前看到一個數據：當今中國有七成多的家庭沒有書房，大城市近九成家庭沒有書房。讀書人與書房之間原本天然建構的通道，正日漸荒蕪廢。

居大不易，自古而然。「書房自由」難以實現，不是現代才有的事情。漢代董誥編織絛條為床，以鳥獸皮毛為褥，外出遊歷山嶽江河，多次必帶書；晉代葛洪家貧，房子多必失火，只能背着書箱四處走，向人借書抄閱，都為古人所樂道稱頌。但當今的矛盾，是很多人既無書房，也無閱讀意願，「書房自由」成為了阿諛迎合自己散漫惰性的天然藉口——本來生活壓力就大，又沒有放書讀書的地方，很難找到閱讀的感覺，還是



來鴻

母親節時，金豐澤中橋邊上，有人在賣百合花，它讓我想起平凡的母親。幾個月前，母親陳秀英，一位愛種花的母親，在我們緊握她的手中離去……

雖說母親活了92歲，五代同堂，辦的也是披紅穿紅的喜慶，但想起母親生前的點點滴滴，我仍然難以抑制，潸然淚下。母親生前最愛種花草。雖然她與絕大多數的農民一樣，經歷了種種生活的磨難與痛苦。就是父親遭受迫害的文革時期，母親仍然喜歡在黑榜榜的屋瓦上放一隻舊臉盆，植上一隻仙人球或幾枝太陽花。看着火紅的太陽花，翠綠的仙人球，母親疲憊的臉上會閃出一絲開心的微笑……

母親愛種花草，到晚年更是恣意。她在天井裏，專門闢有一片花草園，裏面植有各種花草藥：山茶花、君子蘭、滿天星、龍吐珠、柑桔、芒果、檸檬、香蘇、薄荷、魚腥草……她每天侍弄花草，澆澆水，剪剪枝，摘摘葉。草藥長得葳蕤葳蕤時，她摘下來曬乾，送給左鄰右舍。

有一次，我去看她的花草園。她嘆氣說，某老師來摘魚腥草，順便拔香蘇，結果將香蘇根都撕壞了。她吧吧嘴，「噴」了一聲，眼裏飄過憂愁的光。我愣怔地瞅她一眼，心裏咯登一下，知道這些花草就像母親的孩子，她心疼香蘇

先努力掙錢等條件改善了再說。

林語堂對此現象早有論述，認為人們不讀書，總有各種理由，或埋怨天氣，或責怪環境，或推諉於心情，真正原因是未得讀書之妙趣。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的心理學家發現，當一個人想要做某件事，其心理是「想達成」，會比「不得不達成」的人更容易實現目標。換言之，具有內生動力的，實現目標的過程會更輕鬆，所耗費的力氣更小。

過去閱讀之風興盛，就是人們沒有太多外擾，能真正從書中找到樂趣，不管有沒有書房，閱讀都是自發性的行為，是「想達成」。相比起來，現代人正逐漸被注意力經濟控制，每天都有鋪天蓋地的信息，隨時以各種方式介入生活，讀書變成了「不得不達成」。這種情況下，不管是在書房還是在客廳的沙發上，或者廁所裏，都很難進入深度閱讀的模式——當今喜歡閱讀的人越來越少，不是沒有書

房，而是閱讀心態和初衷已經變了。

所以，真正的「書房自由」是在人人心裏。人只有對功利性實現的興趣變小了，對於隨心體驗的興趣變大了，才會深深地感到一種需要。三國時，鍾繇對書法頗有造詣，視寫字為生平最大的快樂，不管坐着、躺着，都不停用手指在衣物上寫畫，把衣服被子都磨破了。唐代歐陽詢出行途中，在路邊看到一塊石碑，因愛慕碑上的書法筆力遒勁，心中激賞不已，停留下來玩賞了三天，才依依不捨離去。一個人能夠遵從自己的內心，不受外物所擾，就是最大的自由。

對於讀書人來說，書是個最不嫌貧富的伴件，不管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閱讀，獲得的知識和快樂都不會變。正如《小窗幽記》所說：「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，觀書一卷，則增一卷之益，觀書一日，則有一日之益。」現代人有時候陷入一些內心困境，其實是自己把事情複雜化了。

母親愛種花草，大概源於她的出身。母親出生於閩南漳州，從小聰慧靈巧，是外公的「掌上明珠」。上世紀三十年代，讀書的女娃寥寥若晨星，母親卻被外公送去讀書。小學畢業後在外公的中藥店裏當「藥童」，每天要背誦「湯頭歌訣」，白天幫外公製藥、切藥、刨藥、揀藥，所以她對花草有一種特殊的情感。作為一個閩南「河洛女」，長得清秀嬌小，從沒幹過重活，但她嫁回客家山區永定時，重新「脫胎換骨」，她要學客家話，學做農活，在烈日炎炎下，割稻子，挑重擔，好幾次虛汗淋漓，暈厥在田間地頭……由於父親是文弱書生，長年患病，失去工作，外公送給母親的嫁妝相繼變賣貼補家用。即使生活艱難，我們八姐弟常常交不起學費，母親也沒有丟失骨子裏對花草的喜

愛。而這種稟性喜好，也深深影響了子女，我們也非常喜歡花草……

母親幼年時，與阿太同睡，見外公很孝順，將雞肉撕得一根絲，細細碎碎的，給阿太吃。受外公影響，母親每天給阿太捶背，捏腳，送飯。後來，外公眼睛上翳，外婆聽說要親骨血孫才會好。於是，母親給外公舔眼睛，舔一下，鹹鹹的，漱下口，再舔……不知是否感動了上蒼，外公的疾疾居然好了。說起童年往事，母親臉上笑吟吟的。她說，小時在觀音亭與小夥伴玩耍，抱柱轉圈，跌倒，磕掉二顆當門牙。我忍俊不禁笑了，母親也咧嘴笑了。她又說，她五六歲時，去屋後溪邊給小弟弟洗尿布，傾身沾溪水，失去重心掉入大溝，幸好被前山街溪邊住的一位大叔清標救起，母親晚年還憶起這位大叔。

母親去世時，整理她的遺物，突然發現有一小袋東西，不知何物。抖落一看，讓我們頗感意外，又淚流滿面：幾疊錢，摺壓齊整，痕線深深，看去已存放多年，厚疊千元，共有八疊！原來，它是母親按客家風俗，留給我們八兒女的「手尾錢」！給母親修墳時，我特地墓碑前設計一個半月形的小花池，囑咐師傅修造，栽上母親喜歡的長壽花、太陽花……花草是母親生命中的一縷陽光，就讓花草永遠陪伴她的靈魂！

●胡賽標